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
第六十七回 眾英雄大戰蕭可龍 王天寵金鏢定蘇州

詩曰：秋潮卷堞畫旗開，鐵騎銀鬚上戰台。諸葛有謀偏不用，子山作賦但名哀。

胸中愁憤向誰吐，眼底干城幾輩才。

海國蒼生焦爛後，隔江猶望謝安來。

成龍正在大帳議論軍情，探子來報說：「急先鋒蕭可龍由福建鹿耳門進兵，圖搶十海島，所過州縣，勢如破竹。近日與安天壽合兵在白龍灘，今天調齊三路馬步軍隊，殺奔泥金崗而來。」成龍吩咐：「再探！」探馬下去，廣太上了大帳，見成龍行禮，說：「大帥在上，我前天奉命哨探白龍灘，安天壽與蕭可龍合兵一處，賊勢浩大，元帥須善防之。還有卑職路過青龍山，有本處的團練鄉勇八百名，有兩個團頭，一名謝祿，一名韓虎，願舉義兵幫助大帥退賊。他二人現在營門外等候大帥軍令，八百練勇紮在正東不遠。」山東馬一瞧張廣大回來，心中認著他没探賊去，今天一聽回稟，才知道他實在是去了，連忙吩咐軍政司：「記張廣大太功一次。」又傳令出，將謝祿、韓虎傳進來。手下武軍官出營門，一瞧謝祿、韓虎，說：「大帥傳你二人進去。」二人隨令進營門，一瞧那一種威嚴，甚是可怕。正當中坐定馬成龍，面如紫玉，掃帚眉，大環眼；頭戴青泥得勝盔，大花翎，二品頂戴。左邊是陸營的總鎮王緒祖，右邊是權營義長總理營務處下江總鎮飛天豹呂慶，兩旁站定有參、副、游、都、守、千、把、外委、兵，左右五百親兵隊，俱都是懷中抱著披刀。這一班武官，有花翎的花翎亂擺，無花翎的插尾搖搖，官兵都是號衣戰裙。謝祿、韓虎二人雖則佔山為寇，總未見過這軍的威嚴。兩旁刀斧手、旗牌官，真是令下山搖動，帳上鬼神驚。兩個人跪倒在地，謝祿不敢說話。韓虎楞頭楞腦似的卻敢說舌，說：「大帥，我叫韓虎，他叫謝祿。我們兩個是青龍山的大大王、二大王，帶著八百嘍兵前來歸降。」

馬成龍一聽，不像官話，見韓虎一臉的野性，「這得先給他一個下馬威！」想罷，把虎掌一拍，說：「好一個膽大的山寇，分明是與賊同伙前來臥底。左右刀斧手，將這兩個山寇給我綁好，推出營門外梟首級，前來見我！」左右一聲答應，將二人綁好，推出大帳去了。張廣大過來說：「刀下留人！」說：「大帥不可，這兩個人說話有些魯莽，求大帥念其山野無知之人，不必望他一般見識，看在職員身上。」成龍說：「這有令箭一支，把他二人給我帶進帳來。」

廣太出了帳，到了營門以外，只見韓虎望謝祿二人說話。韓虎說：「大丈夫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。這必是那張廣大那小輩出的主意，把咱們兩人誣到這裡來，給殺了。好哇，死後也饒不了他，做了鬼把他也捉了去！」正說之間，廣太來到二人面前，說：「二人不必多疑，我特意前來救你二人。」吩咐把他二人綁給鬆開。廣太說道：「方才你是把話說錯了。你別說你是青龍山的大王，你就說你在那裡住家；手下帶的別說的嘍兵，你說是團練鄉勇。走吧，跟我回去，照著我這樣說話。」廣太帶二人轉回大帳。韓虎說：「謝過元帥不斬之恩。方才我說錯了，別說是青龍山的山大王，就說是在那裡住家；我手下帶的人，別說是嘍兵，就說是團練鄉勇。」成龍說：「把你二人的隊伍調齊，在泥金崗外，不必換旗幟。少時有一場凶殺惡戰。」方才吩咐已畢，只見探馬又來報道：「賊離此有三十里之遙。」成龍調左營張廣大帶五百馬隊居左，右營王緒祖帶五百馬隊居右，自統中軍二千馬隊，派飛天豹呂慶護理糧台底營。

成龍帶大隊出泥金崗南口以外，一瞧謝祿、韓虎那八百飛虎兵，看此精銳，俱在當年。兩桿門旗是「青龍山」，謝祿在步下使的是雙刀，韓虎使的是金背刀；一個黃臉膛，一個藍臉膛，成龍甚喜。只見正南塵沙蕩揚，土雨翻飛，殺氣騰騰，遮住日色的光華。成龍正觀看之際，只見從正南如旋風相似，來了五千馬隊。兩桿白門旗，分為左右，當中一桿白八卦旗，大纛以下有一匹青馬，馬上馱定一人。那為首的賊將跳下馬來，瞧他身高約有一丈，頭戴三角白綾巾，金抹額，鬚邊雙插白鵝翎，迎門艾菇葉，身穿寶藍緞子箭袖袍，紫鞍裙腰繫英雄帶，足登白底快靴；面如晚霞，兩道紅眉毛，一雙大環眼，鼻樑高滿，四方口，海下一部黃焦焦的紅鬚鬚；腰中佩帶綠沙魚鞘的太平刀，手中擎著一條渾鐵點鋼槍，人是英雄，馬是豪傑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。兩旁站著步下四員偏將，全是齊眉棍一條。再望賊的後隊一瞧，但見那塵沙蕩揚，遍地是賊。八卦旗分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離、坤、兌，圍著帶兵的頭目，俱在八卦旗下，大約總有二百多個頭目，漫山遍野而來。成龍看罷，遂問：「那位大人先將賊人前驅拿住？」旁邊有副將王緒祖答應，催馬出離本隊，直撲賊人先鋒隊而去。

原來是安天壽兵退白龍灘，正待要想奇計暗取蘇州，遠探報道：「急先鋒蕭可龍大隊全軍至此。」安天壽派謝家五虎前去迎接，還有華家八彪將。急先鋒蕭可龍迎到子午營，他的大隊也紮在此處。兩軍合為一處，共有十六萬賊兵，水路的船又不少。這蕭可龍帶著二十四員賊將。俱都是能征慣戰的英雄。內中有一個軍師，姓馬，名通，人稱蓮花道。此人善曉妖術邪法，乃是八路督會總賽諸葛吳代光的徒弟，跟蕭可龍為兼軍都會總，一同蕭可龍來至安天壽的大寨。安天壽說：「蕭兵主，你我奉八路督會總的篆牌，定於八月中秋在江蘇省城會兵，與李天一家共取蘇州。此處分兵三江兩廣，地面俱歸咱們天地會教中，不想一字並肩王、二督會總吳德機關洩露，自己逃向峨嵋山去了。福建會館有老龍神馬鳳山師，帶在會總任山共有十一家會總，在此處臥底。事到如今，俱皆死去、逃去，不知下落。我帶兵到之時，有馬成龍在泥金崗紮隊，我打了一個敗仗，我故兵退此處。事到如今，二弟至此，有什麼高明主意？」蕭可龍說：「安大哥不必多慮，小弟至此明天進兵，管保走馬得蘇州，不費吹灰之力。我一員勇將，也在雲南八勇之內，此人姓楊，名芳，人稱雲南五勇士、鐵槍無敵大會總，現在帶前營先鋒隊，逢山開路，遇水成橋。明天我派他帶前部馬隊，我自居中軍，安會總你帶後隊，作為接應。兵分三路，踏平泥金崗，生擒馬成龍，活捉顧煥章，務要進取蘇州城！」說罷，大家喝酒，直吃到月上三竿，方才安歇睡覺。

次日天明，派楊芳為先鋒，進兵泥金崗，率大隊賊軍進兵前敵，帶領的是飛虎隊鐵槍無敵大會總。一瞧泥金崗紮著一支官兵，左邊有五百馬隊，右邊有五百馬隊，當中倒有二千步隊，有一對門旗，上邊那一桿是「臨敵無懼」，下邊這一桿是「勇冠三軍」，當中一桿大作纛，旗下有帶兵的大帥。只見右邊隊內出來了一員武將，身背後有一桿白七星旗，白馬上騎著一位英雄，手擎著虎頭鑿金槍，一聲大罵說：「好一班的天地會八卦教的賊人！來，來，來！與我白面瘟神王緒祖較量幾合。你快通名姓！你是叫什麼名字？你家王大人槍下不死無名之鬼！」這說書的每逢對陣，必要各問名姓，這是為何哪？所為的是得勝前來報功，殺死是有名的賊將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那賊將聞聽，說：「王緒祖，你不必逞英雄！我乃是雲南八勇士之內的英雄，我名楊芳，別號人稱雲南五勇士、鐵槍無敵大會總的便是。來！你與我戰三百合，才算你是一個英雄哪！」王緒祖說：「好大膽的教匪，焉敢這樣無禮！」擰手中槍，照定楊芳就刺。楊芳用手槍就望上相迎。兩個人都是使槍，真稱起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。二人戰夠多時，難分高低上下。殺的王緒祖怒起，說：「好一個小輩！」自己把家傳的那神槍的門路施展開了，照著楊芳面門一刺，楊芳急用槍相還。王緒祖把手中槍望後一抽，那賊人的槍就迎空了。王緒祖趁勢一槍，把楊芳刺於馬下。後邊有跟王大人的，過去把著級割下。那邊又過來了郝大龍，也被王副將結果性命。郝大虎與郝大彪、郝大豹，俱死在王大人的槍下。惱怒了那為首的急先鋒，他一擺倭瓜紫金鍾，一催座下黑麒麟，大嚷一聲說：「王緒祖，休要逞能！來，來，會總爺與你分個上下！」照著王大人催馬殺來。

王緒祖抬頭一看，但則見那員賊將甚是雄壯：頭上戴三岔白綾冠，二龍門寶，金抹額，鬚插白鵝翎兒，身穿紫緞子箭袖袍，藍戰裙，大紅綢子中衣，青緞子快靴；面如青泥，兩道重眉，一雙大環眼，方面大耳，海下微有鬚鬚，是連鬚絡腮，露出兩鬚子茬兒來。坐騎的那匹黑麒麟，真是：走陣急，躡崖快，躡山跳澗如平邁；好似鐵腳黑麒麟，日行千里的烏騾。

王緒祖看罷，心中說：「細看此人，倒是一團的威風，我與他要是動手，必須小心才是。」看罷，說：「賊人通名！」那邊一聽，說：「你要問我，我乃是四川峨嵋山通天寶靈觀八路督會總殿前官拜威勇侯、平北大將軍，總領福建、廣西馬步軍隊督會總、

急先鋒蕭可龍。你是何人？要知時達務，理應知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早歸降我們，免遭塗炭之苦！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乃人人之天下也；惟有德者居之，無德者失之。你大清自入關以來，不思收攬英雄，權臣用事，常有含冤的英雄受那勢利不人之氣。我家八路督會總自起義以來，得了天書三卷，所謂應天順人。我瞧你這江蘇地面，官兵不過幾千之眾，戰將也沒有什麼出類拔萃之人，何不早早的歸降，以圖上進之道！」王緒祖一聽，說：「你這一個無知的匹夫！我乃是堂堂正正奇男子，受大清國的皇恩，焉能像你這些個無知的匪賊，不知三綱、四大、五常、天地君親師的賊人！來，待我先殺你這匹夫！」擰槍就刺。只見那蕭可龍把手中的錘望上一揚，分左右手分開，見槍奔面門而來，他用那錘望外一推，那王緒祖的槍幾乎撒手，馬望南一躡，在賊人的馬東邊望南走。蕭可龍用雙錘蓋頂一砸，王副將打算要躲也來不及了，腳一甩鐙，望馬前一跳。急先鋒的那兩柄錘正從他脊背上擦著砸在那匹坐騎的腰上，把那馬砸死，王副將敗回本隊。成龍又派呂傑出去，也帶傷敗回來。守備王善出去陣亡。書要簡短，一連敗清營九陣。

山東馬又派馬夢太出去。瘦馬正與那些個參、游、都、守在那裡吹哪，說：「這個賊，我出去就把他結果性命，不用費事。」方說到這裡，聽成龍那裡派他出去，自己拿短把刀到了陣前。那蕭可龍殺的性起，下了馬，自己擺著錘要戰。馬夢太還是與人家說了好些個貧話，掄刀就望下剃。急先鋒的錘望上一迎，把那夢太的短把刀磕飛。夢太回身要跑，被人家一脚踢在背後，扒在就地。蕭可龍過去用腳蹬著，把雙錘一舉望下就砸。不知夢太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